

# 绪 论

冷战的结束使亚太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安全环境的变化成为亚太国家调整安全战略的依据。但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调整，又反过来影响了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进一步变化。军事透明度的不断加强正在成为亚太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特点。因此，本书意在通过对亚太国家安全战略的分析，充分介绍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基本条件。

## 亚太国家的安全战略

### 1. 中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基本目标指引下，中国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保证本国的安全与繁荣，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和实现民族统一，维护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可概述为

① 迟浩田在美国防大学发表的讲演，《人民日报》1996年12月12日；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上发言——《阐述中国对亚太安全问题政策》，《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7月26日。

四个方面 (1) 国防建设服从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平战结合、开支适度。1998 年中国国防开支预算约为 110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2%。<sup>①</sup> (2) 走精兵之路。实行积极防御战略，采取自己研制与适当引进相结合的方针，发展高新武器，提高军队进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能力。(3) 在不结盟的原则下进行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进行多渠道和多种方式的安全合作，以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信任，减少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亚太敏感地区扩散，尤其反对向台湾地区进行武器扩散。<sup>②</sup> (4) 不承诺放弃武力实现民族统一的权力。与国际社会合作打击分离主义分子的国际活动，促进台海两岸的统一谈判，但做好意外军事冲突发生的准备。

## 2. 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1996 年美国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有三：(1) 增强军事安全；(2) 促进美国的经济繁荣；(3) 在海外推行美国的民主。其中增强军事安全依然是美国安全战略的最主要考虑。<sup>③</sup> 其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目标与这三者是一致的。1995 年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具体目标。军事上，美国要加强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军事同盟；与俄进行地区安全上的合作；促使中国在防止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扩大军事透明度，对台湾提供军事保护；促进东北亚的次区域安全对话，迫使朝鲜放弃核计划。政治上，支持

① 刘仲藜：《关于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 1998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98 年 3 月 22 日。

② 迟浩田在美国防大学发表讲演，《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12 日。

③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February 1996, p. 11.

该地区倾向西方的民主运动。经济上，打击毒品活动和保证国际航运自由。<sup>①</sup> 美国 1997 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提出建造国际环境、危机反应和准备不测未来的防务战略，这一战略与前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提出的预防、威慑和实战的国防战略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前者将威慑分为冲突前的威慑和冲突中的威慑，将战争准备分为小规模军事冲突与大规模战争，因此前者的战略是将防止冲突发生的威慑和抑制冲突升级的威慑分别放在建造国际环境和危机反应里；将大规模战争准备与小规模地区军事冲突准备分别放在危机反应与准备不测未来之中。

美国实现安全战略目标的根本方针是确保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和加强双边军事同盟。1996—2001 年美国国防开支预算约为 1.6 万亿美元（其中政府原预算为 1.5251 万亿，1996 年又为这 6 年追加了 250 亿，国会再为 1996 年增加了 70 亿，共和党主持的国会每年都可能追加国防开支），<sup>③</sup> 在亚太地区保持 10 万人的驻军。并且加快战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力图在日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p. 3—4.

②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F THE QUARDENNIAL DEFENSE REVIEW, May 1997, pp. 9—16.

③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995, (Washington: The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Chapter 28, p. 1;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The White House. 1996), p. 4.

本和台湾部署这一系统。<sup>①</sup>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政策仍然是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1996年美与日本签署《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与澳大利亚签署《美澳二十一世纪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扩大了双边军事同盟的适用范围，同时也与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军事交流及安全合作。美在东盟地区论坛中不能起主导作用，所以对该组织不抱太高的希望。美试图建立自己主导的亚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但由于得不到亚太国家的普遍响应而未成。不过美以民间形式已经组织起了中美日和美日俄两个三边的二轨安全对话。

### 3. 日本的亚太安全战略

1995年11月28日日本通过《新防卫大纲》将日本安全战略的目标由本土防卫转向“基础防卫”。依照新防卫大纲，这种基础防卫的目的是使日本成为军事实力国家，以应对日本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sup>②</sup> 为了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日本想提高其在亚太安全问题中的军事作用。其具体的安全目标有三：（1）建立一定的军事力量进行本土防御；（2）应付大规模灾害和周边地区的突发事件；（3）建立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的体制。<sup>③</sup> 而日本安全概念中的所谓“突发事件”主要是针对朝鲜和台湾地区的。日本1996年的《防卫白皮书》突出了中国，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维护海洋权益、军事演习及军事透明度颇有微词，认为“对其（中国）动向有必要加以注意”。<sup>④</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February 1995 . pp. 21—22.

《新防卫大纲》，日本《东京新闻》1995年11月29日。

同。

<sup>④</sup> 《国防白皮书 1996：日本的防卫——应对新的时代》。

日本安全战略的政策核心，是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和提高日本军事防卫的各种能力。根据新防卫大纲，日本将加强与美国的情报、演习、训练、装备技术及驻日美军活动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将使日本的军事活动扩展到与地区一致的全球范围。为了提高日本的军事力量，日本 1996—2000 年的防卫开支总额为 25.15 万亿日元，以保证年增长率不低于 2.1%。<sup>②</sup> 由于增加了实施过程中可追加 1100 亿日元的追加费，其实际年增长率可达到 2.25%。<sup>③</sup> 日本防卫开支的计划增长速度高于经济计划增长速度，实际军事开支也常超过预算计划。预计 1996—2000 年防卫开支年均增长率可能达到 2.5%。

#### 4. 俄罗斯的亚太安全战略

俄罗斯由于实力的衰落，其亚太安全战略目标的重点是其远东地区和东北亚地区。由于国内分离主义势力在发展，政治不稳定，经济还衰退，所以防止远东地区分裂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最主要战略目标。其次是参加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防止被排除在亚太地区之外。第三是保持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平等伙伴关系。尽快恢复经济，为军事实力的恢复创造条件是实现上述安全战略目标的根本。但这种政策在短期内不会产生明显效果，在 15 年之内俄罗斯很难将军事实力恢复到前苏联水平。因此，在实力方面，俄罗斯将采取保持足够的战略核力量，实行核遏制的政策；在战略关系方面，俄罗斯政策的重点是与

① 《新防卫大纲》，日本《东京新闻》 1995 年 11 月 29 日。

② 《政府确定下次中期防卫费为 25.15 万亿日元》，新华社东京 1995 年 12 月 16 日日文电。

③ 吉田贵文：《中期防未能表明新的防卫形态》，日本《朝日新闻》 1995 年 12 月 15 日。

中国、美国、朝鲜、韩国都进行战略合作。<sup>①</sup>但是目前与中国发展的安全战略关系是最有实质性内容和最有战略意义的。中俄安全合作对弥补俄罗斯综合国力不足、防止远东地区的分裂以及减少远东地区军事压力都有着最直接的作用。

#### 5. 东盟的亚太安全战略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摆脱了美苏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争夺，它们之间的边界分歧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国内的民族矛盾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于是，这些国家的安全目标更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保护自己的海洋权益；（2）维护地区稳定；（3）提高东盟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东盟国家不愿美国完全主导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也担心日本发展成为军事大国，对中国更是有防范心理，他们希望能将国家安全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些国家安全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1）支持美国的军事存在，与美国保持适当的军事合作关系，利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持地区总体稳定；（2）利用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的安全矛盾，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增强他们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的发言权；（3）加强东盟内部的安全合作，发展集体安全力量；（4）加快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提高海空军战斗力和处理海上争端的能力。

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盟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东盟国家缺乏必要的经济力量实现其安全战略。经济困难使东盟国家放弃了加快进口先进武器的计划。泰国军方表示 4 年内不实施任何武器进口计划；印尼停止购买美运输机和坦克登陆舰的计划以及从俄罗斯进口苏-30 轰炸机的计划；马来西亚冻结了从南非购置直升机和巡洋舰的计划；菲律宾将取消 70% 的国防

<sup>①</sup> 《总统国家安全咨文》 俄《独立报》 1996 年 8 月 1 日。

现代化计划。苏哈托下台使印度尼西亚内政处于混乱之中，无法在东盟中再起领导作用，一时东盟出现领导权真空状态。在此情况下，东盟既不能以集体努力克服经济困难，也不能及时协调一致制定新的安全战略。这种状况将可能持续一两年，以至更长时间。

#### 6. 韩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韩国安全战略的最主要目标是防止朝鲜的军事进攻，其次是实现民族统一，再次是地区安全。<sup>①</sup>韩国实现其安全战略目标的基本策略有四个方面：（1）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是其安全政策的核心。没有美国的支持，韩国目前还无力承担全部的安全责任，但韩国希望随着其实力的增长可以在自身防卫中起领导作用，使有美韩军事同盟从以美国为领导的主从关系转变为韩美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2）寻求与日本、中国、俄罗斯、东南亚等国的安全合作。韩国已计划与朝鲜战争参加国进行军事交流与合作，并认为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就可对朝鲜半岛的稳定和朝鲜与韩国的统一起积极作用；（3）稳定朝韩军事关系，为民族统一创造必要的和平气氛；（4）参与联合国的国际维护行动。

#### 7. 澳大利亚的亚太安全战略

澳大利亚认为，美苏争霸的结束使世界战争危险大大减小，但仅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不能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的，亚太地区的安全将越来越靠该地区国家自己来负责，因此澳大利亚在

①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FENSE WHITE PAPER 1996—1997, pp. 16—17.

②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Republic of Korea, DEFENSE WHITE PAPER 1996—1997, pp. 23—24.

维持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需要与中国和日本进行建设性的接触，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sup>①</sup>澳大利亚冷战后发展了自立防务战略，该战略除了强调必要的国防建设外突出了安全合作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对外安全合作主要有四个方面：（1）加强与它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强调同盟目标在于维持地区的稳定；（2）主动参加国际维和，为联合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维和提供军事力量；（3）推动国际裁军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在防止核扩散问题上支持一切反核的政策；（4）积极开展预防性外交，推动东盟地区论坛从建立信任措施阶段向预防性外交阶段发展，积极推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机制化的建设。

## 亚太安全趋势的特征

冷战后，国际社会开始由两极格局向一超多强格局的过渡，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不断变化，很不确定。1996年随着国际格局的定型，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趋势变得明确，呈现出新的特征。

1. 亚太地区深层次的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大国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其安全分歧的默契逐步达

国际战略格局包括力量对比和战略关系两个层面。冷战后，

① DEFENDING AUSTRALIA-DEFENCE WHITE PAPER 199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4), p. 8.

② DEFENDING AUSTRALIA-DEFENCE WHITE PAPER 199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4), pp. 8—15.

世界力量对比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国力严重衰落，中国的国力迅速增长，1994年基本上形成了以美国、中国、日本、俄国、德国为主要国家的一超多强力量格局。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国际组织和同盟也不断发展，成为可以牵制这五大国的战略力量，在欧洲是欧盟，在亚太是东盟。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世界各大主要战略力量之间的战略关系基本形成。1996年，中俄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日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扩大了他们军事同盟的范畴，美欧在 NATO 东扩问题上变得更加坚定，从而形成了美日、中俄、美欧三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关系的明确，使得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得到相对的稳定。<sup>①</sup>

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促使亚太地区出现了中俄、美日、东盟为主要力量的地缘安全战略态势。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加强或保持了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形成了以美国为轴心的扇形安全同盟，不过其他成员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坚持不结盟政策，通过双边合作的方法与俄罗斯、朝鲜、泰国、缅甸发展了实质性较强的军事合作关系。东盟不断扩大和加强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联盟，在安全问题上争取一个声音讲话。虽然亚太各主要力量有较大的战略利益矛盾，但各方都无意以军事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各大力量都表示其与他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是不针对第三方的。

## 2. 亚太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关系更加复杂，共同安全

<sup>①</sup> 阎学通：《1996—1997 国际形势与中国对外关系报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国际形势分析报告》，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第 4 页。

利益取决于具体安全问题的性质。

虽然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出现了中俄、美日、东盟为主要力量的地缘战略关系，但这种战略关系不是亚太唯一的战略关系。美中日、美中俄、中日东盟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关系，这些战略关系的地区覆盖面都小于中俄—美日—东盟这组战略关系。此外这些战略关系与中俄、美日、东盟这组战略关系还有不同程度的重叠，这种重叠更加充分反映了亚太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复杂性。

亚太地区几大力量的战略关系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性质也不同，不是简单的联盟或对抗的零和关系。各种战略力量的战略利益虽有矛盾，但他们之间不是全面对抗的关系，而是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例如，中俄分别与美发展了军事交流的关系，中美两军建立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俄美进行了国际维和的联合演习。日本也在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交流关系。东盟则在大国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以争取在亚太安全问题上掌有较多的发言权。东盟不仅作为整体采取这种政策，其成员国也基本上是这种政策。例如，泰国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军事合作关系。1997年4月差瓦利总理访华，与中国达成对泰军事援助的协议，5月便与美国进行了代号为“金眼镜蛇”的联合军事演习。

在亚太地区人们已不可能用单一的标准来划分战略敌手和战略伙伴。各国安全利益是多重的，任何两个国家的安全利益都只是部分的重叠，其他部分的安全利益很可能与另外一些国家相同。因此，亚太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安全利益只能依具体问

《泰美举行“97金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新华社曼谷1997年5月9日电。

题而定，而不能一言以蔽之。以武器扩散为例，亚太国家在不同的武器扩散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组合。以防止核扩散问题为例，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美日韩俄中的利益基本一致；在防止日本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中美韩俄朝的利益较为一致；在签署东南亚无核区条约的问题上，中美俄有相似的利益；在防止南亚国家核武器化问题上，中美日有较多的共同利益。如果把安全合作原则、裁军、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防止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军备竞赛、边界安全、地区安全、保证海上运输安全、打击贩毒活动等等都放到一起观察，我们就更无法找出有规律的国家组合了。这种只能按问题划分安全伙伴与对手的现实，有助于避免亚太地区出现严重的军事集团对抗。

3. 中国对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一点成为亚太地区安全形势趋好的主要因素

自 1992 年至 1996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11.6%、美国为 1.9%、日本为 1.5%、俄国为 -9.1%。<sup>①</sup> 东盟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这期间保持了 5%左右的增长速度。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国家的经济出现较大滑坡，一些东盟成员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出现负增长。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也出现严重困难。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不仅维持了港币继续与美元挂钩，而且对防止东亚国家经济进一步下滑和防止金融危机向欧洲和美洲扩散起到了积极作用。在金融危机的考验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中国在稳定地区安全形

《中国统计年鉴 1995》，第 765 页；《中国统计年鉴 1996》，第 815 页；《中国战略管理研究会国际形势分析报告 1996—1997》，第 19、35、52 页。

势中的积极作用得到了承认。于是，亚太国家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的积极性增大了，支持‘中国威胁论’的舆论变弱了。

中美安全合作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安全的根本保障。一些美日学者认为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理由是美日之间有军事同盟关系。然而，自美日同盟成立之日起，这一同盟就不能有效地防止地区战争的发生。这一军事同盟不但不能防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种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甚至也没能防止以往几十年里该地区发生的众多中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美日同盟不但不能有效的防止地区战争的发生，而且也并不能保证美日在战争中取得必然的胜利。苏联的解体使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安全合作了。中美如果进行安全合作，亚太地区则无大的战争危险；中美若进行军事对抗，亚太安全则无法维持。亚太地区的许多潜在的热点问题都受中美战略关系的影响，中美合作这些潜在热点问题则能得以控制，反之则可能引发全面战争。自 1996 年台湾海峡中美军事对峙以来，美国军方对这一逻辑的认识有所提高。美太平洋司令吕普厄将军（Admiral Joseph W. Prueher）认为，要在亚太地区实行预防性防务就必须与中国发展军事合作。

4. 合作安全的模式正在被接受成为多边安全合作的主要模式，新安全观念也正在形成之中

亚太地区除了双边的军事同盟外，还有多边的军事同盟，如

笔者于 1998 年 5—6 月两次访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与总司令吕普厄将军交换了关于中美军事合作必要性的看法。他曾说：“孙子兵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亚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的最高战略目标是防止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也就是前国防部长佩里提出的预防性防务。要实现这一战略就需要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

五国同盟（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美澳新同盟等，不过双边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占主导地位。在军事同盟有所加强的情况下，冷战后亚太地区也发展出一种新型安全合作模式即“合作安全”。合作安全既有双边的也有多边的。如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是双边的合作安全模式；东盟地区论坛、朝鲜半岛四方会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和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就是多边的合作安全模式。日本和俄罗斯都在推动中美日俄四大国安全对话机制。目前中美日和美日俄已有了两个三边的安全对话，因此四大国安全对话机制在下一个世纪初有建成的可能。

合作安全与军事同盟有着重大区别。（1）军事同盟以既定的共同敌国或敌对军事集团为安全合作基础，没有既定的共同军事敌人，军事同盟难以存在；合作安全则是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的基础是共同面临的潜在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来自外部，但也可能是合作者之间的问题，不是以既定的第三方威胁为基础的；（2）军事同盟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威慑敌人或赢得军事冲突；合作安全则是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3）军事同盟主要依靠加强军事机器来实现战略目标，如联合军事演习、军事支援、战争等；合作安全则靠政治对话，增强军备透明度，建立相互信任措施，预防性外交等非军事手段；（4）军事同盟靠约束性的条约保证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合作安全则主要靠成员国的协商一致来进行合作。

中俄是亚太地区推动合作安全和发展新型安全观念的主要国家。1996年4月17日，美日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8天之后，于4月25日中俄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了防止中俄战略合作被误解为是针对美日军事同盟而建立的另一个军事同盟，声明以明确

的语言写到“双方表示，中俄发展军事关系和进行军事技术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sup>①</sup> 1997 年在中俄哈吉塔签订五国边境裁军协定的同时，中俄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双方主张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 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 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sup>②</sup> 东盟地区论坛是推动亚太地区合作安全发展最重要的国际机构。

#### 5. 亚太国家以质量建军为国防建设的基本原则，裁军的速度有缓慢之势

在冷战结束的初期，亚太国家普遍放慢了军事建设的速度。两极军事对抗的结束使亚太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环境，美俄双方达成的战略武器裁军协定，综合国力观念将经济视为国力的最根本要素，这些使亚太国家一度认为军事建设可以放慢速度。但到了 1994 年末，亚太国家重新认识军事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作用，对只强调经济实力的观念进行了调整。尤其是对提高军备质量的问题，亚太国家给予了新的重视。

质量建军是中国国防发展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人民解放军建成为强大的正规化革命军队……今后军队要努力适应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sup>③</sup> 中国军队质量建设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六个方

《中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 1996 年 4 月 26 日。

《中俄联合声明》，《新华每日电讯》 1996 年 4 月 23 日。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日报》 1992 年 10 月 21 日。

面：(1) 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组合结构；(2) 突出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建设；(3) 选拔和培养人才；(4) 重视后勤保障；(5) 提高正规化水平；(6) 搞好后备力量建设。<sup>①</sup> 为贯彻“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1996 年中国成立了国家科技奖军队武器装备技术主审委员会，1998 年解放军组建了总装备部。而且军队开始让专家进入团以上的决策班子，例如，第二炮兵于 1997 年开始让总工程师进入同级首长序列，从保障后台走向决策前台。

美国在实现裁减兵员和关闭基地的同时，加快了高新技术武器的研制。冷战结束后到 1996 年 美军现役军人由 200 万裁减至 140 万，495 个主要基地关闭了 97 个，其目的在于保证用于采购新武器的 600 亿美元能到位。<sup>②</sup> 美国加紧军事信息技术研究。美军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隐形攻击力量，即美军可在敌方完全观察不到的情况下对敌方进行攻击。美国超系统信息能够覆盖全球，使美可在不直接介入的情况下，通过提供信息有效地提高盟友的军事能力。美国政府拨款 20 亿美元用于反导防御体系的研究，其中三分之二用于战区反导系统的研制。<sup>③</sup> 美国研制成功的 B-2 轰炸机和 B61-11 核弹头，能深入地下，然后发生小规模爆炸，其冲击波可摧毁地下数百英尺深的军事

《军队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新华每日电讯》1997 年 3 月 7 日。

《专家进入战略导弹部队团以上决策班子》，《新华每日电讯》1998 年 6 月 23 日。

③ Jonathan S. Landay, "More Base Closings Will Be Tough Sell",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9, 1997.

④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6/9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p. 18.

目标，这些武器已经于 1997 年 4 月 1 日正式服役。<sup>①</sup> 军控专家们认为，这一研制成功改变了核武器在政治上不可使用的性质，使美国更不可能放弃首先进行核打击的战略，从而给全球裁军带来新的困难。

在亚太地区，日本在军事高科技上的投资仅次于美国。日本政府用于军事技术研究方面的费用虽然并不很多，但日本军工生产体制是军民结合，私营企业承担了防卫厅的设计方案和试验任务所需要的费用，而政府为这些公司军事科研产品进入军品市场提供保证。近几年日本研制成功了发射卫星用的固体燃料 H-2 火箭，目前正在研制 M-5 和 J-1 两种火箭、核动力舰艇和性能优于 F-16 的 FSX 战斗机。1996 年日本投资 500 万美元成立了反弹道导弹研究办公室，1998 年日本设想以共同研究技术的形式参加美国的战区反导防御计划。<sup>②</sup> 日本正在以新型舰取代旧的军舰，军舰总吨位已有 29.3 万吨，超过了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海军。

韩国将发展高质军事力量作为其国防工作的最高任务。韩国国防的中长期计划是缩减军队规模，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组织上取消不必要的单位，增强战争动员体系，增加专业人员，组建技术密集型的军事单位结构，平衡三军战斗力。技术上尽早获得先进的国防技术，发展能生产主要武器的民族国防工业，从而建成技术型的军事结构。冷战结束后，韩国曾一度把国防建

- ① Jonathan S. Landay. " A Bunker-Buster to Nuclear Arsenal" .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 April 8. 1997.
- ② 加藤洋一、西村阳一：《日本设想参加美战区导弹防御计划》，日《朝日新闻》1998年7月8日。
- ③ 雅克·伊斯纳尔：《日本海军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海军》，法《世界报》1997年12月27日。

设重点放在军队训练上，提高军队质量的费用在国防开支中的比例不断下降，自 1997 年起才开始回升。

总体上看，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中有利于地区安全的因素还在增长，这有助于中国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周边环境。亚太安全格局的相对稳定，减少了大国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形成了大国之间不使用武力解决分歧的默契，这是防止发生大规模国际战争的重要条件。特别是中美双边军事合作的发展，使得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有了新的基础。在中近期内，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不会向反华力量方面倾斜，这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亚太安全中的发言权。合作安全以及新安全观念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减少相互猜疑，从而减少小规模地区冲突发生的危险。不过对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增长以及潜在的质量军备竞赛问题，中国需要给予极大的关注。台湾的分离主义有不断引发中国与某些亚太国家冲突的危险，质量建军变成质量军备竞赛的危险则可能加大中国国防建设的压力。

( 阎学通 )

①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The Republic Korea DEFENSE WHITE PAPER 1997-1998, pp. 133-135, 190.